

人物
刘妙龄
摄影爱好者

八个春秋，12万张照片 她用镜头记录明城墙下的故事

午朝门下的凝视

刘妙龄是明城墙保护志愿者，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。1983年，因喜欢南京而选择留下的刘妙龄成为一名新南京人，在城墙边生活多年的她，深深感受到了南京城墙之美，“不止于建筑本身，还有城墙下鲜活的人和事。”2012年至今，她走遍了南京明城墙的每一个角落，累计拍摄了12万张素材照片，记录了城市变迁中城墙下的南京故事。

在一个有暖阳的冬日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兴铭来到午朝门城墙边，掏出最喜欢的红塔山香烟，凝神看前方的那一刻，刘妙龄按下快门。四个月后，刘兴铭走了，这组照片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影像。

八年间，刘妙龄一路拍摄一路寻找，希望能找到有代表性的南京故事。“国家公祭日设立那年，我和刘兴铭老人相识，他是一位在城墙边生活多年的人。”刘妙龄开始跟拍他的生活。“老爷子在社区的帮助下开了个小店，免费帮邻居们收快递，有空还会给学生们去讲那段往事。”在刘妙龄看来，一个人经受过大痛，还能怀揣感恩之心面对生活，这让她很触动。

2018年的一天，刘兴铭给刘妙龄打来电话，说希望她能带自己出去转转。“老爷子年纪大了，家人怕他走丢就不让他独自出门了，他给我打来电话，我问他想去哪，他几乎没有思考说要来午朝门。”刘妙龄回忆，来到午朝门的刘兴铭，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什么，神情突然变得不一样，看到公园里有跳舞的人，他也跟着扭一扭。“没想到，四个月后他就离开了。”提到这段拍摄经历，刘妙龄的眼里不时泛出泪光。

城墙上的新娘

“很多人会选在城墙上拍婚纱照，希望感情能像城墙一样长长久久。”2015年前后，刘妙龄在明城墙上邂逅了一对新人，“他们不是来拍婚纱照，而是在结婚当天，到相识的地方看一看。”原来这对新人在城墙下的一个活动上认识，经过相处成为情侣并走进婚姻殿堂，“这对新人选在城墙边上一个酒楼办的婚宴。”婚宴开始前，他们又来到相识的地方。“新人给碰到的人都发了红包，我收了新娘和新郎的红包，还收了伴郎和伴娘的红包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刘妙龄笑起来，“新人很喜悦也很乐意分享这份喜悦。”

“按照他们当地的习俗，小朋友要拎着新娘子的小裙子，讨喜讨福。”当时新人正好在城墙上碰到一群小朋友，“新娘子身穿红嫁衣，小朋友们围在她身边。”“咔嚓”一声，放在一起，就是一个立体的南京。

刘妙龄按下快门，记录下了这喜悦的一幕。经过短暂的交流和相处后，刘妙龄和这对新人互留了联系方式，“后来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有宝宝了。”刘妙龄还想再给这一家人在城墙上拍一张全家福，“到时他们身边站的就不是别的小朋友，而是自己的孩子，多美好啊。”

连夜回收的155块城墙砖

刘妙龄在用镜头记录城墙的同时，也在为城墙砖的保护与回收作贡献。“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城墙，但可能会有用城墙砖盖的建筑，这些地方拆迁时，我会赶去找。”2017年在三条巷，她在拆迁工地上发现了很多城墙砖。“当时我就拍了很多照片，联系了城墙保护部门，他们确定是城墙砖后告诉我，要第二天过来回收。”

但刘妙龄和工地的监理沟通后得知，当天是工期的最后一天，这些砖块当晚会被当成建筑垃圾清走。得知这一消息的刘妙龄赶紧向有关部门报告，一小时后，城墙保护部门、街道、工程负责人等全部到齐，召开现场会，连夜把工地上的城墙砖全部收集起来。“南京的城墙保护做得非常好，他们很迅速地做出了反应，给予了保护和回收。”

2018年2月2日，刘妙龄收到了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的一份证明：“刘妙龄女士：根据您提供的线索，我中心在鼓楼区三条巷拆迁工地共回收城砖155块，已经验收入库并用于南京城墙维修工程……”

采访当天，刘妙龄在午朝门公园的城墙上发现了一块“特别”的砖石，她立马拍下照片，发到志愿者群里，询问相关消息。“习惯了，平常就会特别注意这些城墙砖石。”

八年里，刘妙龄拍的12万张照片是城市、城墙与人的故事，同时也是她和城墙的故事，“在这些年的记录过程中我发现，我和城墙是相互滋养和相互给予的关系，城墙下的人他们的生活理念和态度也在感染着我。”

“讲好城墙故事，就是讲好南京故事，也就讲好了中国故事。”刘妙龄觉得，自己有责任推广城墙文化，让更多人了解。去年，她带领几十名大学生一起来拍摄明城墙的故事，并在南京十朝历史文化博物馆办了展览。“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视角，我有我的视角，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城墙、来看这座城，放在一起，就是一个立体的南京。”

“明城墙不仅仅是一处建筑或是一个南京地标，它还承载着南京的文化精髓。”八个春秋，12万张照片，新南京人刘妙龄用镜头记录下了南京明城墙和城墙下的人，“城市、城墙和人是融为一体的，生活的柴米油盐、喜怒哀乐都在这里。”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周明 白雪银/文 王曦/摄(除署名外)



修表师傅沈孝贤
通讯员供图

59年匠心坚守 他用指尖修理“时间”

人物
沈孝贤 修表师傅

快报讯(通讯员 郭宇彤 记者 白雪银)拆卸、清洗、抹油、更换零件，装回……这是修表师傅沈孝贤59年来的日常。在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景明佳园社区，有这样一位和修表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沈师傅。随着时代变迁，修表师傅这一职业在城市里慢慢消失，但年过七旬的他仍舍不得这门手艺，“修了一辈子的表，对手表有了感情，只要身体还硬朗，我会一直把修表这行干下去！”

虽然已经73岁高龄，但沈孝贤修起表来丝毫不含糊，随便拿起一块老得无法动弹的机械表，都能在片刻间准确判断出手表存在的问题。已过古稀之年的他仍身体健康、声音洪亮，他说正是由于修表时精神要高度集中，才让自己一直可以沉心静气，练就一身坐如钟的本领。

从机械表到石英表，从钟摆到表盘，无论是哪种表“生病”，他都能“对症下药”，做到“药到病除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被称作“三大件”。而手表则是财富、身份的象征，技艺高超的修表师傅也特别风光。“过去，修表匠可是一个人人羡慕的‘赚钱’行当。”沈孝贤告诉记者，14岁时，父亲便把他送到当地生意最好的修表行学习手艺。“当时大一点的修表行都有专门的钟表修理部，还有很多私营的修表铺子，钟表修理的培训班在当时很火爆。”

平日里看似严肃的沈孝贤，面对街坊邻居时则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“小修不收钱，大修不多收”是他多年的原则。顾客们临走时，他还会特意嘱咐手表的保养事项。

随着电子产品的发展，钟表业日渐衰落，修表师傅也越来越少。“现在正宗的本土修表匠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，而且大多和我一样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。我最大的心愿是带个徒弟，把我的绝活传下去。”沈孝贤感叹，这是今生最遗憾的一件事。